

当代文艺纵横小丛书

铁凝及其小说艺术

陈映实著

07.42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哦，香雪》在当代文学中的 创新价值.....	(1)
童年涉世——在巨大的人生 落差冲激下.....	(11)
不懈地寻求真实而独特的人生体验.....	(25)
《红衬衫》在爱的心灵历程中诞生.....	(36)
铁凝的眼睛 笔者的一次专访.....	(51)
博大深邃的“麦秸垛意蕴”	(58)
浓缩凝炼的心灵化艺术.....	(69)
“人”的意识的艰难觉醒.....	(82)
铁凝小说的语言艺术.....	(98)

《哦，香雪》在当代文学中的创新价值

1982年5月，脍炙人口的短篇小说《哦，香雪》问世，标志着铁凝真正的艺术生命诞生了。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女作家走完了一段曲曲折折、深深浅浅的“夜路”^①，很快迎来了彩霞满天的黎明。

小说一发表，即博得著名老作家孙犁的赞许，给铁凝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信中高度评价了作品的艺术成就：“刊物一直放在案头上，唯恐叫孩子们拿走。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

^①此前有短篇小说集《夜路》出版。

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老作家还情不自禁地传达了他陶醉其间的审美愉悦：“读完以后，我就退到一个角落里，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一次阅读的愉快，我忘记了咳嗽，抽了一支烟。我想：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以擅写女性而享誉文坛的孙犁同志甚至自谦地表示：“是的，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我哪里有你写得好！”

著名老作家孙犁如此盛情地称赞一位青年作者的作品，这在当时的文学界并非所有的人都能予以充分的理解，甚至某些评论工作者也感到有些惶惑。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发展，随着铁凝的才华日益旺盛的喷发和引人瞩目的创作成就，人们才逐渐深深体味到孙犁老先生的慧眼独具与远见卓识。

我想，艺术造诣很高的孙犁同志所以极为破格地热烈称赞了《哦，香雪》，一方面，确系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所使然，另方面，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原因。孙犁老人以其卓越的审美才情，敏锐地发现了好长时间难得见到的这种艺术珍品。其主要是从文学的特性与审美的角度出发，来看待《哦，香雪》的出现所显示的特殊意

义的。

在为期不短的一段年月里，孙犁同志肯定是在看厌了那种说教气十足的作品，看厌了那种形形色色演绎各种观念的文学现象。正如我们所亲身经历过的那样，文学创作在一系列极左观念的桎梏下，日益背离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性，也背离了千变万化、色彩纷呈的现实生活，而沦为“传声筒”式的工具。作家们已习惯于循规蹈矩的创作模式，将人物命运简单地限制在社会决定性所束缚的狭小天地中，无视人物内心多层次、多色调的感情世界，和复杂的民族心态与人性结构，而千篇一律地单纯以外在的政治影响直接去演绎形象。这种社会图解式的浅层次作品，必然是以牺牲生活的多形态、多质地的复杂内涵，牺牲作家的审美个性为代价的。以美文《荷花淀》而闻名于世的孙犁先生对文学的这种扭曲现象自然是深感忧虑，而热切呼唤那种充满真情实感的“纯净的歌”的。

历史发展到八十年代，随着思想解放的大潮，文学开始触及到在层层重压下“人”的意识的艰难苏醒上。这是联结着几代人命运的最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它几乎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流淌在每个人的喜怒哀乐中。而要表现“人”

的意识的苏醒，从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的内在联系中揭示人生的底蕴，首先就要求创作主体的艺术觉醒。应该说，作家的艺术觉醒，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十分重要且可喜的现象。但正如前文所说，由于因袭着沉重的历史负荷，以及每位作家的文化素养、天才禀赋、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个性素质诸种缘故，要取得这种新的艺术觉醒也是很不容易的。只有其中更具头脑和才华的人，才率先从昔日那种封闭、保守、单一的艺术观念中解放出来，努力实现向文学本质属性的回归。由过去只注意人的社会属性、阶级属性到进一步从深层上全面表现人的文化属性、文化血液和文化心理，把人视为特定社会生活条件与历史阶段中的生命存在。作家的审美意识由寄寓于一种特定的政治意识到历史意识、文化意识乃至生命意识，显示了审美品位的提升。在这种观念的变革过程中，出现了如《人到中年》等一批有历史深度和艺术新意的作品。然而无可否认的是，相当多的作家还难以挣脱开陈旧观念的束缚，艺术觉醒姗姗来迟，依旧习惯于把文学作为注解社会的宣传画，只不过是注解过去的社会内容而变为注解眼前的社会内容。比如表现联产承包制以后的农村生活，就过于急迫地从物质的丰裕、穷富

变化乃至自主性上去结构故事情节，作品中的“电视机”等道具频繁出现，暴露出作者的视点单一和思想贫乏，又渐趋流于新的公式化、概念化，读后让人难以产生审美的愉悦感。

恰恰在这样的背景下，铁凝以她那清丽而淡远的笔触向广大读者提供了美的奉献《哦，香雪》，顿然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这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所当然地博得了孙犁先生的推崇。

自然，年仅二十四岁的铁凝所以能捧出这一优秀成果亦绝非偶然，此前，短篇小说集《夜路》的创作实践以及她的才华与修养，使她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努力用文学家的眼光真正实现对人的发现与理解。铁凝较早地思索并正确地在实践中回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开拓我们的题材，我们的人物系列和我们表现世界的手段呢？我们没有理由不投入活生生的日子，在这样的日子里开拓我们自己的心灵；不开拓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步子就不足以去丈量宇宙和人生。”此话说得精彩极了，铁凝以她成功的艺术经验，道破了一个多年来曾被文艺界严重忽视过的问题。而事实证明，作家如不能卓有成效地“开拓我们自己的心灵”，便难以卓有成效地开

拓生活。铁凝的超群之处恰恰在于更富于开拓“自己心灵”的能力，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犹如空气和水那般重要。正是基于此，铁凝在观察生活时，才能将人类经验的层积物、人的生命活动、生命意愿与生命创造，都置于自己的审美审视之下，才能从生活的基点把握现实进而发展到以生命的基点把握现实，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获得独属于铁凝个人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短篇小说《哦，香雪》恰恰是作家不断开拓自己心灵的产物。

作者基于深山老峪这一特定的背景，从大山深深的皱折中沉重地感受到历史的积淀，从长满苔藓的幽谷沟壑中，又敏锐地发现透出了些许春意的嫩绿的新芽——一群山村少女渴求新生活、渴求美、渴求现代文明和了解山外大千世界的目光。那期待的目光因了“两根纤细、闪亮的铁轨延伸过来”而变得灼亮有神、希冀在望了。作家用极富表现力的笔触，抒写了那具有某种象征意味的闪亮的铁轨怎样势不可挡地延伸过来：“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地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梁，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

窗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作品就在这新旧文明的交叉点上，在这诗一般的时代氛围中展示了一个山村少女的美好情思。令我们叹服的是，铁凝这种独特的、绝妙的艺术感受，和寄无限于咫尺之内、须臾间浓缩历史生活的把握能力。她机敏而巧妙地抓住列车在台儿沟停留一分钟所搅起的生活浪花，就以这短短的“一分钟”作为向生活深处探索的机扭，开掘出深邃的审美内涵，透过姑娘们新奇的目光，深入到她们波澜起伏的内心世界里去，展示出所思所想和由衷的神往与追求，从而确立了一个新颖的构思角度。既呈现出古老山区的封闭、贫穷、落后，又透出出现代文明如何通过两根闪光的铁轨给山区吹来的新鲜气息，点燃起年轻一代山民对新生活热烈的憧憬。相比之下，我们有些作者不善于象铁凝这样寻找出生活的内在联系，不善于从历史的纵深中对生活产生独特的感悟，不善于发现生活中的稀有金属，也不善于对生活进行审美的贯注。而作家笔下艺术化了的生活，从来就应该是主客观相融会、相贯通、相渗透的产物。

诚如著名评论家缪俊杰所评价的那样：“作

品之所以受到重视，在于它体现出审美意向的转变，这在新时期文学中首先独树一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印象。”（《评论选刊》1987年第6期）以此为标志，铁凝真正找到了自己，确立了自己在新时期我国小说创作中的独特地位。作家的高超之处在于，不再仅仅满足于视力所及的限度去皮相地反映外在的世态，而是超越时空、洞穿肺腑地去发现和把握历史过程中的人和每个人的历史。铁凝似乎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表现行进中的历史，作品中的欢笑、眼泪和诗才最有启人心智、荡人心魄的力量。

孙犁先生所以称道《哦，香雪》“从头到尾都是诗”，“一首纯净的诗”，“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我想这首先在于作者把握生活的方式冲破了多年来形成的那种老套，体现了与大自然浑成一体的天籁感，自始至终完全出于在朦胧而纯真的状态中不断想象探求的山村少女感知生活那种特有的触觉和气息。作者不是从单一的观念需要出发去刻意表现新时期农村生活的变革，而是基于山村中真实的生存状态，两代山民的生命样式，特别是女孩子们从内心深处滋生出来的生活欲望与追求，这就一切都浸透了天真的“女孩儿”气，显得真诚自然，挚情挚爱，

而不露一丝作者人为驱遣的痕迹。出于人类美好的生命欲望所流淌出来的汁液，自然是充满诗情画意的。其次，小说的叙述语言也无不融和着山村少女热爱生活、憧憬未来的温情。无论是描述小小的台儿沟，还是介绍台儿沟车站出现的原因，抑或短短的“一分钟”停车时间所激起的女孩子们的种种遐想及生活趣事，的确全然是诗一般境界的优美语言。如状写台儿沟这个小村的悠久与闭塞：“它和它的十几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不说“高山峡谷”，而说“深深的皱褶”，就更见台儿沟的狭小、幽静、孤独、封闭，同时也切合女孩儿家的心境。“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一个“默默地接受”，一个“任意给予”，从被动与能动地鲜明对比中，就将落后的自然经济、无可奈何地听凭老天爷摆布和恩赐的生存境地充分表现出来，短短的一句蕴含着多么丰富的生活信息量，同时又是充分感觉化而引人想象的。再如，写停车“一分钟”在少女的感情世界中所引起的骚动：“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就把女孩子内心深处的奇思妙想和玫瑰般的情愫

活脱脱跃然纸上，给读者以美的享受。又如写香雪做买卖：“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这样的纯情少女真是通体纯净，晶莹剔透，其纯美和善的程度简直可以抑制对方的邪恶与污秽。作家对山村女中学生的情怀、形象、气质、语言体察得如此透彻细腻，也难怪著名作家孙犁老先生惊呼：“我哪里有你写得好”了。短篇小说《哦，香雪》的成就，确乎“从头到尾都是诗”，彻底扬弃了多年来强加在文学上的种种干扰，真正实现了对现实生活审美的把握，将文学与读者都引向了很高的审美境界。

童年涉世 —— 在巨大的人生 落差冲激下

我常常叹服铁凝竟能写出如此优美漂亮的文字，我更惊疑铁凝何以会创造出如此和谐纯净的境界：

她站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象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象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嘟嘟”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象第一次认出养育她的

成人的山谷。台儿沟是这样的吗？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象从来没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

我猜想，主人公香雪这样美妙清纯的境界，也定然是铁凝早就心向往之，热烈企盼着的。作家是在用自己柔美的情思织就了那样一番境界。然而，很可惜，铁凝本身的生活境遇却并非是如此美妙的。正如香雪的父老乡亲们置身于“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一样，铁凝的童年也曾跌进那深深的“夹缝”中，不过那是比怪石嶙峋的群山更为可怕的政治风暴所造成的“夹缝”和“皱褶”。

作家的生活经历与其所创造的作品往往呈现异常错综复杂的关系。也许，深受假丑恶之苦的人，更觉真善美的可贵。我们很难想象，以“纯净的诗”《哦，香雪》而打动读者心肠的铁凝，其相当长的一段阅历却是颇不“纯净”的。

单看铁凝那豁达乐观、潇洒漂亮的外表，你很难想象出她童年生活的情景；而要真正认识铁凝，理解铁凝的全部创作，似乎又难以跨越她的童年。

如今，刚刚32岁的铁凝，其童年生活果真包藏些深长的意味，值得我们去回首觅踪吗？

铁凝出生在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自幼生活在被妹妹亲切地称之为“淡蓝色的小屋”那片美好的情绪天地中。但作为画家的父亲和作为音乐家的母亲，给予铁凝的并非仅仅是一般的慈爱。她们崇尚理想、崇尚情操，象许多天真而单纯的知识分子一样，用过份提纯了的诗情，用生命的绿意，用善良和崇高，用他们所习惯的那种作人的准则，……将这一切情愫汇成甜蜜的乳浆，点点滴滴灌注到一颗幼小的心灵上。

父母都希望用自己的兴趣影响造就孩子——希望她长大成为一个严肃的画家或者音乐家，然而他们很快发现，作为长女的铁凝兴趣并不在这上面，女儿真正感兴趣而反应敏捷的不是小小画册上的那些图象，而是图象下面的文字。她还把这些文字煞有介事地“读”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听。过多的“读”（假如真是这样的话）使她的嗓子竟变得沙哑起来，这才使母亲无奈地感到女儿失却了成为歌唱家的先决条件——嗓子，也使父亲难以改变孩子那份热心的执拗。但不论兴趣的发展趋势如何，从幼儿园到后来的寄宿学校，铁凝受到的教育都是很严格的。在她居住的城市那个一流的寄宿小学里，虽然铁凝不是首批加入孩子们人人羡慕的“少先队”，但她却总是以一个

品学兼优的学生赢得一些“古板”老师的赞许。一位治学有方的老校长不断向铁凝家长传递这样的信息：“铁凝是个好学生。”

父母也确信这位校长的话并非出于对家长的奉承，他们继续观察铁凝的兴趣，试图在女儿身上有新的发现。然而天时地利却没能再给他们以机会，一个“红彤彤”的世界的到来，使他们自顾不暇了。命运让生活的小溪流离开了昔日的河床，在翻江倒海般的暴风骤雨中发生了巨大的落差，将十二岁的铁凝冲到了一个难堪而窘迫的位置上。

父母相继进了学习班，由于家境的一再跌落，竟使得铁凝必须离开爹妈，跻身于她曾经在歌中多次赞颂的那个有着“金太阳”的地方北京了。北京，外婆的家。如果在铁凝不算短的三十二年生命中有过人生落差的话，那么，这次小小年龄的非同寻常的“迁徙”，便是铁凝人生旅途中的一次落差了。

正如人们所亲身经历的那样，无情的“红彤彤”曾经主宰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主宰过每个人的命运。威力无比的“红彤彤”改变着一切，粉碎着一切，其中也包括温情脉脉的亲情关系。社会生活迫使人们按照它的需要去塑造自己的形象。人们或者也想让自己染上一些“红彤彤”，或者由于惧怕

“红彤彤”，都诚惶诚恐地把革命的色彩放在至高无尚的地位。更何况，外婆家也落了个被“全面专政”的境地，这该需要怎样小心翼翼地扮演（其实，那时候每个人都在以各种方式扮演），才能换得一点可怜的生存条件哪！异常的政治气氛滋生着异常的心态，异常的活的方式。在外婆家的院子里，铁凝面对的是一些在陌生的心态下所表现的陌生的“活”的方式。“整人”与“挨整”，“斗人”与“被斗”，划出了当时天壤之别的两种社会地位，也成了人们生存竞争的焦点。有些人千方百计地取得整人的资格，并在整人中发迹；有些人苦思苦想地要摆脱被整的厄运，并在难以摆脱中沉沦。出身于剥削阶级、比父母经历都要复杂得多的外婆，自然是在提心吊胆、百般应付中过日子的。面对着“红海洋”那难以抵挡的风浪，外婆时面也想适应潮流地表现着自己，当她力所不支时，内心的隐痛便在背后以各种方式显现出来。十二岁的铁凝，难以理解外婆那艰难而复杂的处境，也就难以理解外婆那艰难而复杂的心态。

听着街道主任的动静，外婆明明在异常积极地读着“红宝书”，街道主任还是冷着脸子叫她去打扫卫生，仿佛外婆的“积极”根本就算不得“积极”。